

长江原创
儿童小说馆

西大街

XIDAJIE

伍剑/著

在楚风汉韵的故事中
重温那段难忘的旧时光
在老街飞扬的尘土中
追逐三个少年倔犟的身影……



长江出版社

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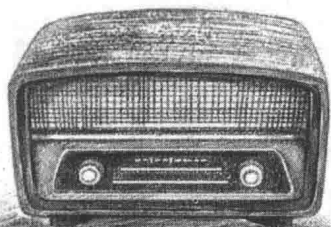
长江原创
儿童小说馆

8033

西大街

XIDAJIE

伍剑
著

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西大街:长江原创儿童小说馆 / 伍剑著. — 武汉: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8.8

ISBN 978-7-5560-8597-2

I. ①西… II. ①伍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56934号

西大街

出版发行: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业务电话:(027)87679174 (027)87679786

网 址:<http://www.cjcp.com>

承 印 厂: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

印 张:5.25

字 数:66千字

印 次: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2次印刷

规 格:880毫米×1230毫米

开 本:32开

书 号:ISBN 978-7-5560-8597-2

定 价:25.00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向承印厂调换。

目录 MULU

引子

001

大街在城的西门，自然叫西大街。

西大街在我出生前是整个城市的主动脉，麻石板铺的路，能挨挨擦擦走过两辆人力车。

第一章 大街

005

大街很长，但大街上的街坊彼此都很熟悉，就像一家人似的，哪家有什么事情，街坊邻里肚子里都有一本账，不要你开口，其他人也会想到。

那年，那月，那日，就这样。

第二章 启善

038

在我心目中，启善一贯是正直而胆小的孩子，虽然也有顽皮的时候，但他捡到地上的一分钱也会交给老师，现在怎么变成这样？走着，我的脚碰到一块石子，我顺势一脚把石子踢得老远，石子落到大街上的麻石板上蹦跳几下，躺在地上不动了。



第三章 老师

085

自从建国的父亲走后，虽然也能按着建国父亲说的“大石头加小石头”的方法画画，但总觉得没人指点心里没底，我真想有个老师再教我画画。

“学画很苦，要关起门来慢慢画。”李希仁老师板着脸，“明天到我家来，我教你画画。”

第四章 玄妙观

120

玄妙观在大街上一条枝丫的巷子里，据说很早以前，小有名气，后来道士们还俗，道观也荒废了。

别的还俗道士都走了，只有一个还孤苦伶仃地留在玄妙观内。

尾声

155

天渐渐黑下来，台上挂着的一盏大灯亮起，终于从台下走上一个人来，见到这人，我和启善使劲地鼓掌，因为这人就是在天主教堂里“市业余中学”讲故事的娃娃脸老师。

浓浓乡情 悠悠岁月

158

作家书法

162

引子

老城就是这么一条大街，准确地说，在拆城墙前，这是汉阳城外唯一的一条大街，也是一条真正的商业街。据外婆说，当年有城墙的时候，大家都是等着城门打开时一窝蜂地拥到城外做买卖。这是历史形成的，因为城外不收税，买卖者都有利可图，城墙被拆掉后，这条街也就成了真正的商业街。

大街在城的西门，自然叫西大街。

西大街在我出生前是整个城市的主动脉，麻石板铺的路，能挨挨擦擦走过两辆人力车。大街上有肉肆行、米店、成衣行、家什行，要说最有名的是李锦春酱菜的蓑衣萝卜，一根萝卜放在盘里是萝卜，拉起来却有一长串，店门前还竖着一根旗杆，一面黄色的三角旗迎风飘着。后来政府修建了一条和西大街平行的马路，然后又有一条马路穿过西大街，渐渐地，大街也就冷清了，但还有一些老铺留在大街上，刘家的鞭铺、李家的包子铺、牛杂碎馆，还有鸡毛掸子铺，以及酱菜铺、杂货铺。

大街上有一座天主教堂。教堂已经没有了神父，显得残旧、破败，一堵中西合璧的立面装饰墙上尽是水迹，屋檐上的沟坎处已长出低矮瘦弱的楝树和垂着头的小草，只要一起风就看到它们在挣扎。教堂门口挂着“市业余中学”的牌子，大家都叫这所学校“夜校”，也就是说只有到了傍晚，才会有人夹着书本，手

上拿着干馍一边啃着，一边匆匆来到教堂上课。

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，总有一个娃娃脸上戴着眼镜的人在那里讲故事。

戴眼镜的娃娃脸用武汉话讲故事，讲的也都是大街上的故事。他讲得特生动有趣，他形容一个人的吃相，不说他贪吃，而是说这人迎风甩着膀子，筷子如旋风般转动，并用一只手顶着大牙，撩开腮帮，吃得鸡叫狗伤心。

等学生陆陆续续进了教室，他的故事就告一段落，然后一板一眼讲起文化课来。

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，不管教室里有没有人，当天上云彩变成缤纷的颜色时，他都会站在教室前面，拍起惊堂木开始讲述。时而模仿故事中人物的语言，时而模仿故事中人物的动作及表情，他好像完全陶醉在故事中。记得有一次，教堂的门开了，我们照例蹑手蹑脚地溜进去，直到他把故事讲完还是没有一个学生来。他却似吃饱肚子后打饱嗝般地满足，走下来摸

摸我们的头，说了声：“谢谢。”

我好奇地问他：“没有学生你怎么也讲？”

他笑了：“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。”

我懵懂地点点头，原来我总以为，戴眼镜的娃娃脸老师是为了等学生来上课，课前暖暖场……

后来他以《肖飞买药》的故事红遍大江南北，每到他讲故事的时间，江对岸（长江对岸的武昌）、河对岸（汉水对岸的汉口）的人都坐着划子（小船）来听他讲故事，一贯在中午宁静的大街变得人声鼎沸。直到天边最后一抹斜阳还留恋地抚摸着屋脊，人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大街。

不久，戴眼镜的娃娃脸离开了大街，到专业剧团专门讲故事去了。他走时是个冬天，天空飘着雪，地上白茫茫的，大街上的很多人都站在自家的门口，只有几个年长的老人拍着他的肩，他也给老人们鞠了一躬。然后，他转过身，脚踩在雪上“咯吱咯吱”地走了，雪地上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。

第一章 大街

冬天一过，似乎没有春季，脱下棉衣就穿上单衣，单衣还没有换上两套，太阳就把男人身体仅有的一尺纱剥下，整条大街上晃动着赤膊的男人和衣裳紧贴着身子的女人。

武汉的热不像北方的干热，而是湿热，酷热的空

气中充满湿气，人的身体上永远是黏糊糊的，待在城市中的人如同挣扎在锅底的鱼，让你有种想逃离而又无可奈何的感觉。

“鬼天气，热得人喘不过气来。”不管是走在太阳地儿的，还是坐在家里的人都在埋怨。

“唉，鬼天气，真不让人活了。”

“下一场雨就好了。”

夏天，大街上的人都盼着下雨，只有雨落到焦躁的地上，结壳的身子才会凉爽一下。

启善不喜欢下雨。启善家住在大街上棺材铺后面的窄巷里，一家六口人挤在一间十几个平方、鸽子笼似的房子里，他三个姐姐睡在父亲垒的狭窄的暗楼上。暗楼最高处只有一米，矮的地方等于零，一个三角形的天地。三个姐姐在暗楼上抬不起头，伸不直脚，如果想平直躺着，除非把房顶开一个天窗。姐姐们像耗子似的爬上爬下，蜷缩着身体。启善却挤在父母的床旮旯，像饼一样贴在发潮的墙壁上，根本无法立脚，

所以，启善常常整天待在我家里。最令启善难受害怕的是下雨，本来天地就小，下起雨来，屋外下大雨，家里下小雨。于是，大大小小的脸盆、脚盆，包括大一点的碗都用来接雨水。还有一件让启善伤心又百思不解的就是他父亲，只要下雨，家人热热闹闹慌乱地忙着接水，他却穿上雨衣往外走。

我听启善吹过牛，说他的父亲是区里的干部，当年还是游击队长。启善的话谁也不信，干部会住在鸽子笼里？还有，他父亲夏天头上戴着一顶黄得发黑的草帽，咋看都像是一个马路上拉板车的工人。唯独能证明他父亲是区干部的就是那台木匣子似的收音机。

收音机的木壳呈古铜色，而各种文字标识由于长期的使用，被磨得几乎都看不清了，但满大街上就只有这一台收音机。每天晚饭时，大街上的人总是会聚到启善家听收音机，启善的瞎奶奶便干脆将收音机放到门前的空地上。

收音机里播报，第二天有大到暴雨，外婆说庙里

的神仙真灵。第二天，果然太阳就没有出来。一大早天阴沉沉的，空气中充满了湿气，热是从地面上冒出来的，使人感到十分地闷。不管你拿着扇子怎么呼扇，汗水还是从身体里钻出来，像胶水似的黏住身体，然后结成一层壳。

树叶被昨日的太阳烘烤得干瘪，并打着卷儿，看上去像皮条似的挂在树枝上，纹丝不动地垂着头。大街上的人都像快干死的鱼，张着嘴大口喘着气。

启善从街那头过来，他打着赤膊，瘦小得能见到肋骨的身体黑得如泥鳅般发亮，下面穿着一条湛蓝色的短裤，裤腰上一块一块的白色汗迹。他肩上挂着一个充满气的旧轮胎，见到我就大声地吆喝：“走，到汉水里泡澡去。”

“别出去，要下雨啦！”外婆说。

外婆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天上的云就像要压下来，天也黑下来。不一会儿，树叶开始哆嗦颤抖起来，紧接着听见几声闷雷，风也大起来。树枝被吹得不断晃动，

地上的纸屑也飞到半空。一阵风过去，树枝又呆立不动，空气更潮湿了，潮湿的空气如冰块一般凝固，凝固得让一切都不知怎么好似的，连地上的纸屑也似乎仰着头惊疑不定地望着什么。还没等人明白过来，长空一闪，灰色的幔帐陡然裂开一道缝隙，整个大地被照得惨亮，紧接着一声响雷炸起，白花花的雨点就落下来，砸到地上溅得尘土飞扬。

大人往家里跑，孩子们则朝雨里钻。我和启善在雨中大叫狂舞，雨点砸在身上，透心地爽快。

外婆并不管我们，外婆一贯认为，男孩子就要经受风雨。雨越下越大，越下越急，屋檐挂起了雨帘，粗大的雨点落到地上，砸起水花，落到地上的雨水钻进大街上麻石缝的阴沟中，不久麻石缝阴沟里的水开始往外冒，大街成了一片汪洋。

雨就像泼水似的从天空降下来，下了一阵之后，大街上的水涨起来，门槛高的屋子不要紧，门槛低的就开始进水，进水的人家立刻慌乱起来，大呼小叫地

招呼家人，把早已放在门旁的砖块移到门前，从炉膛里掏出还发红的炭灰，在门前筑起坝堤，然后用簸箕和盘子往“坝”外淘水。没进水的人家也蹲在门前，眼睛紧紧盯着上涨的街水。

被热浪烧烤好长时间的孩子都疯了，他们才不管家里是否进水，全钻进狂风暴雨中，有的直接拿着毛巾在雨中搓澡，有的却在雨中发狂地叫喊。刚钻进雨水中，凉冰冰的雨水突然打在身体上会使你一阵激灵，但几分钟后，就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爽快和激情，这种激情会让人情不自禁地想疯、想叫。

疯逗中，我摔倒在地上，启善也顺势扑倒在地上，我们在水中愉快地打滚。奇怪的是雨还在下，大街上涨起来的水却渐渐落下去，我和启善像两条离水的鱼在石板上扑腾。

我从地上站起来，看见不远处有几个穿着笨重雨衣的人，撬开大街上的麻石板，并用一根很长的竹条捅着石板下的阴沟。街上的雨水有了入口，兴奋极了，





刚钻进雨水中，凉冰冰的雨水突然打在身体上会使你一阵机灵，但几分钟后，就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爽快和激情，这种激情会让人情不自禁地想疯、想叫。